



秦朔：谁来为他们托底？





看起来固若金汤的山体，很难经受住暴雨的持续冲刷。

社会也是如此。当山洪不断侵蚀，也会伤痕累累。特别是在护坡措施不完善、截排水设施不牢固的情况下。

从徐州到唐山，从河南村镇银行强赋红码到全国上百个楼盘业主强制断供，都能看到伤痕，有形的，无形的，财富的，精神的。

不久前被网络热议的“沪漂”打工者阿芬的遭遇，也是一道伤痕，幸好已被修复。

阿芬 3 月从河南到上海，想谋一份工，因为疫情，没有工作的她进了

救助站，感染了新冠，在方舱治疗后痊愈。上海恢复正常后，她开始求职，因不符合很多企业“历史无阳”的要求，屡屡受挫，不得不住进虹桥地下通道的一个厕所。因为这里不用交房租，厕所还有免费的纸。

这篇上海自媒体人的报道迅速引起有关方面反应，提出各部门、各单位都应按法律法规相关要求，一视同仁地对待新冠阳性康复者，不得歧视。社会各界不能给他们贴标签，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不该有的阴影下。

第二天，阿芬在多方帮助下找到了一份顺丰快递分拣员的工作，开始试工。

这周我离开上海到外地调研，但经常想到阿芬。持续数月的疫情，这样的命运并非个别。

我想到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公众号登过的一篇关于疫情中的盲人的文章。主人公之一也是河南人，也是女性，2001 年就到上海，在普陀区一家盲人按摩店当按摩师，并在这里遇到后来的丈夫，也是一位盲人按摩师。疫情前，两人工作日在店里吃饭，周末去附近超市买些熟食或速冻食品，回家用微波炉加热，也用买菜 APP，“听”文字买菜。疫情一来，问题来了，当她朗读完所触区域的信息，再点击购买，至少要 3 秒钟，根本抢不到菜。

后来菜有了，因为是全生食材，47 岁的她第一次用明火做饭，一开始不熟练，左手食指被锅壁烫出了泡。

这些命运让人无言，而对我的震撼更来自于比较。

就在阿芬报道发表的前一天，一位发展商问我房价的问题，并向我介绍了最近“五星级红包楼”的“茶水费”行情。“茶水费”我是知道的，但“红包楼”还是第一次听说，现在一手二手价格倒挂越厉害的楼盘，星级越高。据说“红包楼”一平方米的“茶水费”在2~5万元，最贵的已逼近10万。

还听说，有老板在企业里搜集“房票”，要是摇号中了，愿意给出“房票”的人以百万元计的“代持费”，说这也是一种“共同富裕”。

当“红包楼”和阿芬居住的厕所同框，当我们在疫情中团购到的新西兰雪糕、面包和盲人炒菜的场景同框，我久久无法平静。

我想到的问题是，谁来为他们托底？

越该帮的人，
往往越受歧视。

阿芬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劳动就业歧视问题。歧视对象往往是弱势群体，即越该帮的人，往往越受歧视。

对阿芬们如何托底？我因调研别的题目，来不及就此采访，就委托老同学、广州市天河区人大二级巡视员林志云代为了解情况。他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，曾担任过区民政局局长，对社会救济、社会福利、社会互助等保障问题非常熟悉，此次也专门和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，他们提出了如下建议：

1、政府和各部门必须旗帜鲜明按照我国的劳动法、就业促进法、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的明确规定，保障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。除经医学鉴定，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，不得从事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外，用人单位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。对此要广泛宣传。

2、在做好宣传的同时，政府部门要严格检查和执法。对于刁难歧视弱势群体劳动权利的行为，可以追究其责任。

3、政府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调查研究，出台有针对性的社会兜底保障措施，补民生的短板。

4、康复阳性感染者复阳的机会有多大，相关数据和机率要认真科学地研判并公开，以解除民众和企业的顾虑。

5、对积极帮助解决弱势群体就业的企业，政府应予表彰和奖励。比如现在对帮助残疾人就业的企业，在所得税上就有优惠。

6、对企业的顾虑和焦虑，也要及时响应。企业担心招收了康复阳性感染者，万一复阳，整个企业都被封闭、隔离、停业。所以疫情拖得越久，防控越要科学和精准。最近将密接隔离管控从“14+7”调整为“7+3”，密接的密接的隔离管控从“7天集中隔离”调整为“7天居家隔离”，压力就少了一些。对企业方面的诉求也要响应，帮助其减少包袱。

为弱势群体托底，政府义不容辞，与此同时，企业和社会也应积极参与。

不久前我参加上海新沪商联合会组织的座谈。有企业家讲到，企业在浦东运营着三家养老院，疫情严重时仅一家就有 80 个阳性感染者，还有 3 个重症，当时也没有菜，连老年人用的尿不湿也用完了。最后是新沪商联合会的成员纷纷出力，有的人大代表向政府反映，有的和医院对接、接走重症，有的帮助办理通行证，有的从自己的农场运来蔬菜，一家浙江企业还从浙江运来了一车尿不湿。

被助企业家感动地说：“要是没有大家帮助，这次可能就挺不过去了。”

上海是安徽人外出务工首选之地。在 1000 多万上海“非沪籍常住人口”中，安徽人超过 240 万。驴妈妈旅游网创始人洪清华是上海市安徽商

会会长，他在座谈会上说，疫情最严峻的日子静默在家，为各种事心急，无力感很强，但总觉得应该做点事情，不能天天在家等待。

“当时看到很多老人、养老院、工地、安徽老乡缺乏生活物资，市委市政府也呼吁商会要发挥作用，于是我们立即向上海市相关部门申请通行证，带着 276 个徽商企业的董事长成立了‘徽骆驼物资急助平台’，每天接到 1 万多个电话，接不过来送不过来，也有被感染的风险，但心里是充实的，有的送货志愿者累了就在小区门口躺一会继续送，连续坚持了 30 多天。”

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办公室副主任胡雪莲是安徽滁州人，她和一些徽商多方联系，历经波折，通过芜湖市鸠江区白茆镇四季鲜果蔬协会，组织协会企业、家庭农场收割蔬菜、打包装车，于 4 月 10 日将 10 吨蔬菜包运抵上海，并由古美街道将蔬菜包发放给小区居民、独居老人和困难家庭。

“虽然只能缓一部分人一时之急，但每做一点，心里就会踏实一点。”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4090

